

羅遜塔爾原著

唯物辯證法

岳
光
譯



目錄

導言

馬列主義哲學在擁護社會主義鬥爭中的作用——一切哲學上的基本問題：思維與存在的關係——這個問題的意義——認識可靠麼？——哲學上的兩個基本陣營：唯物論與唯心論——哲學的階級性——唯心論對於自然界與社會的看法——唯心論的反動作用——唯物論在科學發展上所起的進步作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哲學——結論

第一章 現象的普遍聯繫與相互依存

形而上學與辯證法——辯證法反映自然界與社會中的普遍聯繫與相互依存——達爾文論有機物自然界的聯繫與相互影響——馬克思與恩格斯發見了和科學地證明了人類社會現象的普遍聯繫——自然界是統一的聯繫的整體——聯繫指出統一的、規律的世界運動過程——否認聯繫與相互影響是神學主義與唯心論的

源泉——辯證法論現象的相互影響與主惠原因——估計物體的重要聯繫與關係之全部總和——正確認識與正確行動的條件——結論

第二章 現象的運動與轉化、新生與發展

五九

對於世界停滯和不變的形而上學的理論——機械的運動理論——辯證法的發展理論——物質與運動——辯證法認為運動一般地說是轉化——運動與靜止——靜止、均衡的相對性與運動的絕對性——辯證法發展理論的革命本質——發生着的東西與發展着的東西之不可克服性——結論

第三章 當作量變向質變轉化看的發展

七七

形而上學認為發展是純粹的量的過程——辯證法對該問題的理解——量與質是事物的兩面——量變在發展中的作用——物體的量變到質變的轉化——質變到量變的轉化——進化與革命——發展中的飛躍與飛躍性——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的向上發展——機械論者否認發展中的質的特性——由否認事物質變中所得到的結論——在科學發展中與工人階級鬥爭中所看到的法則的革命意義——結論

第四章 作為對立的鬥爭看的發展

一〇五

辯證法最重要的特徵——形而上學否認現象的內在矛盾——推翻形而上學的例子——對立的統一與鬥爭——對立的鬥爭是發展的源泉——辯證法的自我運動論——發展法則是革命行動克服矛盾，而非調和矛盾——對立的統一——是相對的，對立的鬥爭是絕對的——國際機會主義抹煞理論上與實踐上的矛盾——形而上學的均衡論——敵對的矛盾與非敵對的矛盾——結論

第五章

唯物論辯證法的範疇

唯物論辯證法的範疇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法則與範疇——本質與現象

——內容與形式——必然性與偶然性——必然與自由——可能性與現實性——

結語

導言

馬列主義哲學在擁護社會主義鬥爭中的作用——一切哲學上的基本問題：思維與存在的關係——這個問題的意義——認識可靠麼？——哲學上的兩個基本陣營：唯物論與唯心論——哲學的階級性——唯心論對於自然界與社會的看法——唯心論的反動作用——唯物論在科學發展上所起的進步作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哲學——結論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乃是共產主義底理論的基礎，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底理論的基礎、而認識這些基礎，因而也就是說，領會這些基礎，乃是我們黨每一個積極活動家的責任。」（『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中文版一二三頁）

這幾句話對於馬列主義哲學在擁護共產主義鬥爭當中所起的作用與意義，下了一個絕對正確的定義。精通最前進最革命的理論，擁護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對馬列主義學說的五顏六色的敵人加以打擊，以及發揮光大唯物論，這就是培養新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工作當中，以及發展布爾什維克主義工作當中，最重要的任務。

『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書，非常恰當地指出：我們的黨如未精通革命理論，就不會發展成爲新式的黨；就不會領導工農階級走向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勝利：就不會走上社會主義的勝利。

『如果布爾什維克黨底先進幹部，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如果他們沒有學會把這個理論看作是行動指南，如果他們沒有學會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以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新經驗來豐富它，布爾什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不會取得勝利。』（『聯共黨史』四二四頁）

這一理論的力量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什麼特性使它成爲鬥爭與勝利的高度尖銳武器呢？列寧在一篇文章上曾說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力量，就表現於它的正確性上。『馬克思學說是無往而不利的，因爲它是正確的』。（『列寧全集』十六卷三四九頁。）在這樣簡捷的理論裏，包含着極深奧的意義。

馬列主義哲學對於自然界與社會的發展規律，給我們一個正確而澈底的科學說明。這種哲學就是認識宇宙的有力武器，它的結論是精確地研究客觀現實而產生的。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概念及規律，是獨立於人類以外的客觀現實世界的副本與反映，是現實世界發展的規律，無產階級哲學的力量以及無上意義，就在於此。

然而正確地認識現實規律，並非是爲了向人誇耀，並不是爲了時髦。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是爲要瞭解社會生活與鬥爭的複雜錯綜條件，爲要知道社會向那一方向發展，然

後確定適應現實本身發展的目的，使不致枉走錯路。

要能正確地理解現實以及精通事變的道理，就在能「預見事變底進程，來不僅知道事變在目前是如何發展和向那裏發展，而且知道事變在將來應當如何發展和向那裏發展。」（『聯共黨史』四二一頁）

馬列主義唯物論的這種特性（一、正確而客觀地敘述現實；二、因此可以正確地斷定事變的前途，不僅可以斷定現在事變的前途，而且可以斷定將來事變的前途），是有極大的意義的。唯其如此，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科學的共產主義理論，才很合理地必然地由辯證法唯物論中產生出來。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活着的時期，資產階級政權還是鞏固的，資本主義還是向上發展的。

然而還在那個時候，兩位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早已不僅指出當時的社會發展情形，而且指出後來的社會發展情形。他們二人發掘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規律；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必然會破壞它的基礎，必然會形成生產力要破壞資本主義外殼的狀況；指出了這一矛盾將被最重要的社會生產力（無產階級）所解決；指出了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和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才是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更曾指出：無產階級將團結所有勞動者在自己的周圍，以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社會。

列寧和斯大林為適應帝國主義時代和無產階級鬥爭的新條件，曾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創始人的學說。他們天才地發揮光大了革命理論。

後來整個事實的進展：如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等等的實現，這都完全證實了馬、恩、列、斯的預見。

馬列主義創始人，所以能夠這樣驚人精確地預見事變，並所以能夠指出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途徑與方法，它的奧妙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這一答案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有那正確反映現實的及預見力量的偉大的革命理論，馬列主義哲學和唯物論辯証法。這正與列寧深入淺出的話的意義相同；他說：馬克思主義學說之所以無往而不利，因為它是正確的、絕對真實的。

辯証法唯物論哲學及它的每一個個別的具體的原理，都有其革命實踐的偉大意義。這一哲學就是改變世界的革命武器。馬列主義哲學的偉大意義，在斯大林著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哲學一節中，曾充分有力地指出過了。

在本書中我們並不想一般地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即不想研究它的所有構成部份。本書所要研究的對象，只是辯証法。只是要闡明對自然界與社會兩種現象的研究方法的那種馬列主義哲學之一面；即只是闡明在社會鬥爭的錯綜複雜條件下認識與行動兩種方法的那種馬列主義哲學之一面；也就是列寧稱作馬克思主義靈魂的那一面。

馬、恩、列、斯的辯證法，是唯物論辯證法。如不瞭解辯證法具有唯物論性質，就無法瞭解革命辯證法的絕大意義。

在馬、恩以前，辯證法曾被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全面地加以研討過。黑格爾是辯證法創始人之一，但黑格爾是一個唯心論者。所以，儘管他對於辯證法發展上有多大的貢獻，然而他的辯證法在基本上總是有缺陷的。列寧曾說過：不可以用圖圖吞棗的方法來接受黑格爾的辯證法。他的辯證法，還需要洗滌，需要剝去唯心論的污物，再按唯物論加以改造方可。

馬、恩徹底揭穿了唯心論哲學的錯誤。馬、恩使唯物論哲學家得到了完全的勝利。經過他們二人泡製的辯證法，就成為偉大的理論力量和革命理論與革命行動的有力的武器。

哲學是一種科學，它有悠久的歷史。兩千五百多年來，各個時代的哲學家們，由於當時實踐的要求，曾打算瞭解自己周圍的世界和發見自然界的規律。他們所創造的哲學理論雖五花八門，然而其中沒有一個人，在過去和現在能逃出一個問題：即精神、意識對自然界、存在的關係問題。

什麼是基源的東西呢？是精神、人類感覺、觀念、意識呢？還是自然界、存在、物質呢？哲學家在內心裏可能想，他們不理這一問題，他們所研究者高於這一「粗淺」的問題。這類的哲學家，在過去有過，而現在仍然還不少。老實說，沒有一個哲學家，沒

有一個哲學理論，在過去和現在能夠跳出這個思惟與存在關係的問題。人類的精神與感覺是基源物呢，還是自然界和物質是基源物這一問題，總是牽涉到各種世界觀以及各種科學的基礎之基礎。任何世界觀和任何科學，如不解決這一問題，都會成爲毫無意義的東西。這種解決，可能是心中知道的，可能是不知不覺的，然而沒有這一解決，對於認識寸步難行。

所有認識和世界觀的派別，全部由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來確定。假如所根據的是觀念爲基源物，而自然爲從屬物，不承認在人類觀念外有存在物；那末所有其他問題，也都會按照這一方向來解決的。如是就要承認：人不是自然界的一部份，即不是自然界的最高級產物，反而自然界是人的創造物。如是就要承認：自然界與社會中就沒有任何客觀的、即不以人爲轉移的規律性。如是就要承認：一切事物都發生於偶然。如是就要承認，所有社會身份都是由自己願意與不願意來決定的，都是由人的聰明與愚笨來決定的。

再看一個相反的理论。假如所根據的是自然界和物質爲基源物，而意識和感覺只不過是物質的最高級產物，那末其他所有問題，也都會按照這一方向來解決的。

所以不管有多少不同的哲學學說和學派，但大別之，總可以分爲兩個基本陣營。認爲精神先於自然界而存在的這樣一批人，就構成唯心論陣營。認爲自然界和物質是主要本源的這樣一批人，就構成唯物論陣營。

在這兩個哲學派別之間，過去和現在都擁有很多哲學學派和哲學系統，然而所有這一切學派或系統，不包庇唯心論，就畏怯地靠近唯物論。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大革命失敗後的一九〇八年，在俄國出現了一批哲學家，他們認為自己似乎是超唯物論與超唯心論者，並認為自己克服了這兩個基本潮流的「片面性」。這批人就是所謂經驗批判論者、馬赫主義者（擁護奧國哲學家馬赫者）。他們在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純潔聖水的虛偽旗幟下，即在最反動的形式下，偷運唯心論的私貨。

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內曾揭穿了馬赫主義者、曾指出彼輩在「最新」哲學學說的旗幟下，實際上是使英國主教貝克萊（Berkeley）的主觀唯心論哲學死灰復燃。貝克萊在十八世紀初葉曾大肆宣傳一種「理論」，認為最可靠而實際存在着的，只有感覺的人，而一切其他的東西都只是「感覺的綜合」。雖然他認為獨立於人以外而存在着的上帝是「我」的感覺基礎，但他認為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我」這個人的創造物。

馬赫主義者儘量想逃出意識與存在關係的這個哲學基本問題。然而列寧仍指出：馬赫主義者全部書籍的字裏行間以及欺詐言詞背後，都掩藏着對哲學基本問題的唯心論看法。

「在大批新術語的詭計背後，在街學的煩瑣哲學底垃圾堆背後，我們總是毫無例外地看到了在解決哲學問題上的兩條基本路線，兩個基本方向。是否把自然、物質、物理

的東西、外間世界當作第一性的，而把意識、精神、感覺……心理的東西等認為是第二性的，——這是事實上繼續把哲學家劃分為兩大營壘的根本問題。」（『全集』十三卷二七四頁）

列寧又說：「在哲學上逃避這兩個根本方向的企圖，無非是『調和派的江湖騙術』而已。」（同前書三七八頁）

黑格爾以及其他人的客觀唯心論，亦如主觀唯心論一樣，是同一唯心論哲學基本類型中的一個；它本末倒置，認為所有存在物的基礎為觀念、精神。然而這種唯心論大家與主觀唯心論者所不同者，即他們認為觀念、精神客觀地獨立於人類意識之外存在着。好像是這一客觀觀念在發展中能產生自然界、人類以及五顏六色的現實。

客觀唯心論在解決哲學基本問題上，也參加一定的哲學陣營，而根本與唯物論哲學相對立着。所有的哲學傾向就是這樣。不是唯物論就是唯心論，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第三者是絕對不會存在的。

在上述哲學問題中還有另外一個絕頂重要的一面：即我們的認識可據麼？人的認識可能正確地反映現實麼？我們的知識可能有客觀地正確反映自然的真理作用麼？

解決這一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這問題也像意識與存在問題一樣，要求一個明白而肯定的解答。

在否認有認識世界可能、或否認有完全認識世界可能的這類哲學家當中，恩格斯曾

特別指出康德及休謨來。

康德在他自己的哲學系統中，認為外在世界，或他所說的「物自體」世界，是無法認識的。康德那和否認有獨立於人類意識外的外在世界的其他唯心論者不同，他承認有外在世界，有客觀存在的物體。然而這些物體，康德當作是「物自體」。他否認有可能把「物自體」變為「為我們的物」，就是說，他否認有可能認識牠們。

康德確定了「物自體」世界與「現象」世界的界線；站在他的哲學觀點來說，人可能認識者只是「現象」而已。他認為人無法知道客觀物體本身的性質究竟是什麼。

在否認可能認識世界的人物當中，英國哲學家休謨尤為澈底而乾脆。

康德認為感覺是外在世界的作用觸及人類所發生的，而休謨却根本否認了這種認識的任何可靠性。

他的見解是這樣的：

一般人都有一種傾向，以為獨立於我們知覺以外有一種外在世界，它甚至在那易於感覺到的東西消失後，它仍然還存在着。然而有這種傾向的思想，是很容易被那種斷定我們的理智只能知道形象與知覺，而不能知道任何物體的這類哲學家所推翻的。休謨一本正經地認為：我們的感覺就是傳達這些形象與知覺的溝道，它是不能建立理智與物體間的直接關係的。本來人是和自己的知覺及感覺有關係的。假如外在物體對於他是毫無理解的，那末他究竟有什麼權力來討論對他起作用的某種物體呢？

休謨曾選出一個對桌子的知覺例證。「我們看見的桌子，如果我們離開它這些的時候，就好像要小一些，可是不依賴我們而存在的實在的桌子，並沒有變化：因此，出現在我們心中的只是桌子的映象。」（據列寧所引，『全集』十三卷二七頁）

於是乎休謨就得出一個結論來：

「除了知覺之外，心決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在自己面前，它決不能獲得知覺與對象底相互關係底任何經驗。因此這種相互關係底假定，是沒有任何邏輯的根據的。」（同上）這一觀點稱作不可知論。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對於資產階級哲學之未來發展上有極大影響和流佈的不可知論，曾加以通俗的說明：

「Agnostic（不可知論者）是希臘字：在希臘話中 A 是「不」，gnosis 是「知道」要不可知論者說，我不知道是否有為我們的感覺所反映、所映寫的客觀的實在，我宜稱要知道這一點是不可能的。」（同前書一〇四頁）

所有不可知論者的主要特徵，就是不承認認識為客觀現實的反映和副本。不可知論者不能承認我們觀念和概念的客觀內容。這也是並不費解的事。既然我們只是跟知覺和物體形象打交道，兜圈子，自然我們的認識就談不到什麼客觀內容。

站在這一觀點上說，凡是張三或李四所想的，或是某一群人所想的，這全都是真的：假如某人或某一群人覺得妖魔鬼怪是真的，而不是捏造出來的謊言，那末這種概念就不能推翻。推翻某種肯定，只有在人的理智跟外在世界、跟客觀現實有相互比較的

可能條件上，方始可能。然而讀者看得很清楚，休謨是根本否認這種比較可能的。所以不可知論對於反動階級和僧侶主義是有利的。

不可知論具有破壞所有真正科學思想基礎的作用。它只認識感覺，但並不進一步地超過這種感覺。它否認對外在客觀世界認識的一切可能性。但這種否認，是與科學誓不兩立的。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後，俄國土包子不可知論者兼主觀唯心論者波格達諾夫、巴扎羅夫等，躲藏在『經驗批評論』與『經驗一元論』的屏風後，向辯證唯物論正式開火，並在修正與補充馬克思主義的形式下，拚命偷運資產階級不可知論的渣滓。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這書中曾經對於不可知論描畫了一個詳細的輪廓，並且指出：辯證唯物論如何解決我們的感覺和我們的認識是否能忠實反映現實這一問題。

列寧認為辯證唯物論者與不可知論者的基本區別：在於前者不同於後者的，是前者承認客觀現實為我們感覺的源泉，並且認為這種感覺是現實的忠實反映。

唯物論者與不可知論者的出發點，全都是認為我們的知識來自經驗，來自感覺。然而不可知論者除了感覺外，任何東西都不承認。他看不見也不願意看見；感覺是外在世界或『物自體』對我們感覺器官所影響的結果。

辯證唯物論則不同，它並不在感覺上兜圈子。它承認客觀的外在世界之存在，並承認客觀的外在世界影響我們的時候，引起我們的感覺和知覺。

列寧說過：『唯物論者是肯定物自體底存在與可認識性。不可知論者是不承認關於物自體的這個思想的，並且宣稱關於物自體我們是一點也不確實知道。』（『全集』十三卷八八頁）

因此，辯證唯物論與不可知論截然不同。辯證唯物論對於我們關於現實的觀念和概念，能否就是現實的忠實的反映這一問題，曾給了一個肯定的回答。人的概念與觀念只要正確的，那就會是物體和客觀世界的鏡子般的反映，那就會是物體和客觀世界的副本和攝影。只有認為不可能認識物體的人，才會斷定我們人的感覺，只是外在世界的某種象徵、象形或不正確的符號。實際上，當我們認識外在世界時，則我們所得到的，並非是這一世界的抽象類似，而是這一世界的忠實反映和副本。

例如當我們觀察樹的時候，難道說我們對於樹的感覺和觀念，就不是我們觀念來源的這一真實而客觀的樹之忠實寫照麼？

例如當我們研究火的特性時，難道說這一研究，並沒有給我們關於火的特性之忠實反映麼？

車爾尼雪夫斯基曾痛快淋漓地駁倒了『自然主義者笨伯』的意見，說他們滿頭滿腦都是唯心論者的書籍，且常常自以為是地說：『我們所知道的，並不是它那真象如何如何，它在現實上如何如何的物體，只是我們對物體的態度罷了。』

車爾尼雪夫斯基曾舉過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看東西，姑且說我們看樹。另外一個人注視着這同一個物體。我們用眼睛看那個人眼睛裏的樹，他眼睛裏所反映出來的那棵樹，完全跟我們所看到的那一棵樹一樣。是這樣麼？兩種影像完全一樣：一種影像就是我們直接所看到的，另一種是在那個人的眼珠裏所看到的。這另外一個影像，就是第一影像的忠實副本。……』

實物跟副本全是一樣的；我們的感覺跟副本全是一樣的。……

我們所看見的物體，就是真實存在着的物體。』（車爾尼雪夫斯基著『哲學選集』五三六頁）

然而所有這些結論，都是不可知論者所不願意注意的。不可知論所念念不忘的，就是一點：我們不能知道物體本身是什麼。

不可知論者說：好，假定你們唯物論者是對的，假定感覺源泉是客觀的現實。那末讓我發一個問題：你們唯物論者根據什麼承認你們的感覺和概念是與外在世界一致的，是外在世界的忠實反映？要知道，給與你們的只是一種知覺，而你們不能在你們的感覺與客觀的世界間建立一種關係和聯繫。

不可知論者自以為給了唯物論者一個不能解答的難題。對於這樣不可知論者的問題，辯證唯物論者回答說：證明我們感覺和概念的正確試金石就是實踐，就是人類實踐的活動。

我們用行動和實踐來證明我們的知識是否正確地反映物體的特性。